



捉 草 神

北 京 出 版 社

捉 草 神（初級文化讀物）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 楊东藩插图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總編輯部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95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50 · 印張：14/25 · 字數：6,3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0册

統一書号：T10071·503 定价：（4）0.06元

目 录

- 節約模範李全喜 祁士元 (1)
- 徐凤岐爱厂如家 鉄 桥 (12)
- 捉草神 張棟华 (20)

節約模範李全喜（山東快書）

祁士元

說一個節約模範李全喜，

在汽車隊里是老司機。

老司機到底有多老，

差三天不到五十七。

他見了熟人不說話，

見了生人不吭氣。

他要說話可了不起，

大聲嚷嚷就像吵架的。

只聽得他在这里說：

“陳小宝啊，陳小宝，

你为啥做事不心細，

开门不把钩挂好，
碰坏车子算谁的！
小汽车，亮漆皮，
国家财产你不爱惜！”
又听见他在那边说：
“张师傅，你太大意！
工具扔了一满地。
公家东西你不爱护，
这个思想可有问题！”
他不开口是三天不开口，
一开口又是东来又是西。
咱这里说的是过了“五一”节，
再过俩月到“七一”。
一天下午下了班，
回家最晚的是李全喜。
他老伴做熟了菜和饭，
站在门前直着急。

• • •

着东家，东家正吃饭，
看西家，西家笑嘻嘻。
唯有他家冷清清，
他老伴越等越着急。
好容易等到半夜里，
呼哧①哼哧回来了李全喜。
李全喜到家一弯腰，
稀哩哗啦乱七八糟扔了一满地。
有黑的，有黄的，
还有半黑不黄的。
他老伴低头弯腰用手摸，

（白）哎呀娘啊！

“肉球球，油腻腻②，
不软不硬是啥东西？”

① 哧——chi, 吃（吃）。呼哧哼哧是喘气的声音。

② 腻——ni, 逆（逆）。油多。

李全喜一声不言語，
抓把大壺就把涼水提。
他老伴心里想不透，
不知道他搞的啥希奇。

（白）連吃飯也忘啦。

只見他，

一壺一壺把水提，

桶炉火，架大鍋，

冷水燒得滾開的。

找塊碱，拿肥皂，

他老伴一看着了急：

“干什么？你这老東西！

肥皂碱可不能動我的。”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你敢罵我是老東西！”

“老東西！老東西！

你这老東西！



叫你老东西，
还算奉承你，
你要不乐意，
我再叫你三句老东西！”
李全喜听罢心里想：
老伴今几个怎么来硬的？
还是做我的活要紧，
犯不着和她生闲气：

“叫我老东西。

就算老东西，
你快去吃饭睡觉别管我，
这碱和肥皂我是一定要用的！”
“用肥皂，又用碱，
你洗的是些啥东西？”

李全喜本来不想多说话，
架不住老伴一句一句紧着逼。
干脆对她说清楚，

也免她賴在跟前和抅泥。

“啥东西，

全是公家的！

下了班我抄了个近道走后门，

后门外堆了一堆乱垃圾，

走到跟前我仔細看，

嗨！原来是一堆废棉絲！

处长前天作报告，

增产节约也提了又提。

連清带拣我弄了这么一大堆，

带回家来洗一洗。

等到今年七月一，

我要拿废棉絲向党去献礼！”

他老伴一听着了急，

急忙开口把話提：

“你說什么？說什么？

拿我的肥皂給公家洗东西？

这不成！这不成！
碱和肥皂可不是好买的！”
李全喜一听生了气：
“说了半天你是个落后的！
什么你的和我的，
咱老骨头也是公家的！
要不是来了共产党，
早不知饿死在哪里！
今天吃上这碗幸福饭，
吃水你忘了挖井的？”
说得老伴无言对，
李全喜这才动手洗棉线。
洗了一次又一次，
涮了一回又一回。
只洗得满头大汗身发热，
只洗得腰背怪疼的，
只洗得鸡叫三回天生亮，

只洗得棉絲干干淨淨像新的。
李全喜一夜沒合眼，
第二天，照常上班不休息。
日子真叫过的快，
轉眼就到七月一。
“七一”前夕开大会，
党的生日棉紅旗。
汽車隊長提保证：
“三个月不到市場买东西！”
陈小宝一听生了气，
张师傅一旁也犯犹疑。

（白）他俩平常最不节约唄。
“別的东西不买倒还可，
不买棉絲可过不去。
小汽車，亮漆皮，
漆皮不擦可就糊了泥！
延長漆皮的寿命頂要紧，

可沒有棉絲怎能保护好漆皮？”
他倆心里正在犯嘀咕，
主席台上出現了李全喜。
“隊長的保證我擁護，
送上洗干淨的棉絲向黨獻薄禮！”
台下一陣大鼓掌，
陳小宝和張師傅也是笑咪咪。
廢棉絲當場過了秤，
論斤也有四十七！
處長說：“這個禮物可不小，
李全喜他是真積極。
節約模範他當上，
我代表行政獎給他一面大紅旗！”
李全喜得了紅旗回家去，
他老伴一看是笑在眉梢、喜在心里。
“喲，老伙計，看你真的有出息，
從今後我不叫你老東西，

改口叫你……”

（白）“叫我什么？”

“老——叔——叔！”

徐凤岐爱厂如家 (山东快书)

铁 桥

閑言碎語不用提，
說一段爱厂如家的故事 大家来学
习。

共产党员徐凤岐①，
今年已经五十一，
七年前調到工具室来管工具，
一贯勤俭节约別提多积极。
他知道工具室如同弹药庫，
自己好像是軍需，
假如工作搞不好，

①岐——qí < 丫。(其)

影响生产了不的。
他知道勤俭节约办企业，
反对浪费、提高质量、效率是第一。
他每天把工具擦得明又亮，
就跟镜子差不离，
工具摆的齐又整，
有条有理有秩序。
他还经常深入车间去，
帮助车间解决问题。
要是有人干活毛草损坏工具，
他是丝毫不客气，
一边批评一边讲道理，
他还帮助出主意。
徐师傅有一个好徒弟，
人叫“小王”性子急。
有一次小王来找徐师傅，
进门连把师傅叫：

“师傅，我有件事儿求求你。
我那里任务紧急活又硬，
这下子可是了不的，
您把合金刀发给我三、五把，
保证完成任务没问题。”

老徐闻听忙摆手：

“你这个请求没道理。
每人每月定额两把合金刀，
搭上旧的有富余。
前几天你领走一把刀，
这里还有一把你拿去。”
小王还想来借刀，
又笑嘻嘻地把话提：

“师傅，咱们就是这一回，
无论如何也要照顾您徒弟。”
徐师傅说：“工作不分亲厚，
谁领工具也得按规矩。”